

名家评新作

绽放在冬季的这些“迎春花”

五部长篇小说新作阅读小札

潘凯雄

2022年九月下旬完成了本人在《文汇报》上所开的“第三只眼”看文学”专栏最后一篇也是第一百篇小文的写作后，我大都处于一种散淡状态。当然日子还在继续，时光也要度过，而度日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阅读。只是这种阅读大部分是一种自由的、闲散的、不带任务的随心所欲，于是书也读得任性。有从头读起的，有跳着翻看的。就这样晃悠悠地到了年关，整理书桌周边之际，发现还是本性难改，这段时间自己的阅读能善始善终者依然是长篇小说稍多。它们有的是踏着雪的脚步姗姗而至，有的则是版权页标识为2023年一月第一版的早产儿。能够被相关出版单位选择在这个时点推出的作品大概率是个性十足的。没有能力对此做个综述，也无力一一做出专门评说，只能将自己的这段阅读做个简单的小札，记录下自己一点最直观的粗浅感受。

一

如果将《家山》这部近54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名隐去让我“盲读”，我会想到这应该出自一位湘籍作家笔下，毕竟在他们中间似乎存有回溯故乡风情且写得十分传神的传统，诸如沈从文、黄永玉之于湘西、周立波之于益阳清溪村……但大概率不会猜到王跃文。毕竟我印象中在他30余年创作生涯的10来部长篇小说中从未有过如此路数的作品。

说到王跃文，人们或许本能地会将他与写“机关”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下到县处级还是上至朝廷，终究都是机关。这类题材的长篇，跃文不仅数量不少而且写得传神出彩，在读者那烙下深厚的印记也十分正常。不过中国人似又素有老来思乡乃至回乡之习惯，于是在步入花甲之年的跃文完成这样一部回望家乡题材的长篇也不奇怪，只是其文风大变不仅令我惊异且为之叫绝。

《家山》表面上聚焦的虽只是湘地沙湾这一村之隅，但由此荡开去的却是自上世纪初大革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近30年的那段历史风云，倘再联同“尾声”的余韵，便是一段活脱脱近80年乡村变迁的历史风云。在浓郁地域风情的笼罩下，漫长而悠远的中国乡村形态、宗族文化、经济关系、伦理秩序、风物人情和生活方式之嬗变……这样一幅长卷徐徐展开，既浓墨重彩又舒缓自如。对王跃文而言，这是他的一次望乡寻根之旅，留下了一幅田园风情长卷，谱写出一曲乡绅社会挽歌。

几乎完全不同于王跃文过往笔下那种情节的冲突、人物的讽喻以及世相的众生，《家山》更是一部文字之美、节奏之徐、韵味之深的绵长之作。纯朴的乡音、优雅的文字、静谧的画面、舒缓的节奏，在浓浓的眷念与淡淡的忧患中，深藏着作家情感的倾诉与理性的思考。

读这样的作品需要耐心更需要静心。回想起来，我们的小说写作在经历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八般武艺”演示与尝试之后，对大部分读者而言，或许还是更愿意或者更习惯阅读那样一些节奏快一点、情节满一点、冲突强一点、主旨明一点的作品。包括本人开始读《家山》时也不无急躁与抱怨：王跃文，难道你要考验读者的耐心吗？所幸正是这样一种追问与较劲儿逼着自己往下看，看着看着竟然就静了下来走了进去，伴随着跃文笔下那优美舒缓的文字，脑子里呈现出的那一幅幅乡村的田园风光、一位位人物的音容笑貌开始越来越有韵味越来越立体越来越爱不释手。

掩卷想来，这又何尝不是由作家的文字之美与语言之美所产生之强烈的审美效果。我们固然要那种激烈冲突之美，同样也需要这种舒缓静逸之美。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舒缓的节奏和徐徐的叙述之中，却上演了一出革命性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与历史风云变迁，那种史诗的品格呼之欲出。

二

《凉州十八拍》是叶舟继三年前面世的《敦煌本纪》之后，创作的又一部以古凉州为原点，聚焦河西走廊文化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具有史诗性的长篇，皇皇三卷本的篇幅直逼五年前面世的梁晓声的长卷《人世间》。

这是又一部本该踩着岁末的足迹面世的超级长篇，但由于这个时段众所周知的原因，它躺在印刷厂的时间不得不比计划延长了一点。尽管我有它的全本电子版，但因个人阅读习惯，迄今为止只是在《芙蓉》第五期上浏览到了这部超长篇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理本无资格在这里对此说三道四，实在是因为这部超长篇的重要、它之不可或缺当然完全不是因为篇幅之长，而是其内容所指与艺术呈现方式都值得留下一笔，亦算是

一种立此存照。

作品之令人本能地联想到我们的古琴名曲蔡文姬那《胡笳十八拍》。事实上作者也恰是以此作为自己这部超级长篇的叙事结构，以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为引子。作品以凉州当地民众在清朝末年为了抵御毒草肆虐而发起民间抗灾自保运动为开篇，一场人与自然灾害、守旧制度之间的对抗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这就少不了错根盘节、扣人心弦之类的要素，为后续故事的展开做好了铺垫，也使得我对此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据介绍，这部长卷是叶舟长期行走勘探河西大地、悉心开展文化考察的最新成果。在长达百万字的长卷中，作者塑造了众多性格刚烈的人物形象，纵横历史、聚焦命运、寓意深刻、启迪未来，既是河西走廊的心灵史、贸易史与军事史，也是重现发掘西部文化之密码，寻找中华文明之精神原乡的一部重要作品，令人期待。

三

作为70后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的确好久没有读到魏微的新作了，尤其是长篇。借助“度娘”查了一下，她上一部长篇《拐弯的夏天》面世差不多已是近20年前(2003年)的事了。当然重要的还不是间隔时间之长，更是文风为之大变。初读《烟霞里》，颇有点类似看王跃文《家山》时的那种惊异。这还是魏微的作品吗？这是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的作品吗？

翻开作品“前序”，劈面而来的便是“谨以此篇纪念田庄女士”这样的句式，接着又是“她生于1970，清浦人氏。2011年辞世于广州，卒年四十一岁”这样的补注。再看“目录”，全书共分四卷，时间起于1970终于2011，地点则游走于李庄、江城、清浦与广州四地；进而走入内文，从1970年出生起，到2011年41岁时止。因此，视《烟霞里》为田庄的一部个人编年史未尝不可，当然，这样一部“史”纯属作家魏微纯虚构的产物。

然而，田庄终究又是生活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从1970到2011，中国大地乃至国际社会又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要事：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三中全会、知青返城、土地联产承包、特区建设、股市奇观、苏东巨变、小平南巡、国企改革、“9·11”恐袭、香港回归、下海经商潮、

农民工进城……这些国内外大事要事接踵而至，也是伴随着作品主人公田庄从出生到逝去这一生的若干重大背景。因此，在《烟霞里》中同时又存在着另一部与作品主人公田庄生命紧紧相伴相随的国内外大事要事编年史。这样一部“史”只能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但又是经由作家魏微为自己的虚构所精心选择的种种“非虚构”。

因此，这样一部与前述《家山》同为54万字的《烟霞里》中就出现了两部“编年史”并行并存的基本格局，这无疑无疑是魏微这部新长篇最重要的特点及最大看点。作品主人公田庄毕生的“编年史”当然是百分之百的纯虚构，是作品的主体；而另一部“编年史”则是与田庄生命历程并行的社会客观存在，表现在文本中有的干脆就是当时新闻的“平移”与“实录”，有的则是作家依据这些客观新闻的浓缩与再现，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纯纯的“非虚构”。如何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本质相异的文体和谐地共存于同一空间？这对作家的认识能力、选择能力与掌控能力形成了一种巨大挑战与考验。

在我看来，这样一部“双文体”的并置首先还在于这是作品本身的内在需要。作品的一号主人公无疑就是田庄，作品的主体就是这个虚构主人公的平生传记。她的生活与成长不可能置于一个真空的世界，伴随与影响着她成长的总是离不开每一个具体的时代，特别是决定着时代发展变化的重大事件与变革。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剪不断的客观存在，于是在田庄41年的成长历程中，总是能够看到那“非虚构”编年体中的某环节直接或间接的投射。这样一种将个人成长与大时代的发展变化相勾连的写作本身就是作品主人公形象能够立得起来的坚实保障。

于是，如何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体和谐地置于《烟霞里》这同一屋檐下，对作家的叙事能力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考验。对此魏微为这本名为《烟霞里》实则《田庄志》的写作专门搭建了一个由陈丽雅、欧阳佳、米丽和万里红等四位田庄生前好友组成的写作组，小说家“魏微”则为全书统稿润色。于是在这样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我们”(即写作组)与“我”(由写作组拟田庄)这两个叙事者，而他们背后的总调度自然就是本作品的著作权所有者魏微。这样一种设计就自如地解决了在

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体交替时的匹配度，以及在具体叙事过程中得以依场景、情节或逻辑的需求而自由切换，同时也使得整部作品的叙事层级更加丰满与合理。

主人公田庄41年不长的生命史固然琐碎平凡，但置于她生命背后的那段社会发展史则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作品切口之小、格局之大、观察之微、“烟霞”浩渺，既不枉魏微20年磨出的这一剑，也为过去这一年长篇小说的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

与上面三部动辄50万字以上的“超级长篇”相比，徐坤这部不足20万字的新长篇《神圣婚姻》就显得有点“袖珍”了。好在优劣不在长短，小的也不乏美好。

依过往的阅读经验，我其实更喜欢徐坤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这位“女侠”闯入文坛时那《先锋》《厨房》《狗日的足球》等篇什的确叫绝，以至于王蒙老爷子当年便称其为“虽为女流，堪称大‘砍’”。至于她那《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野草根》和《八月狂想曲》诸长篇特色虽也明显，但总有点不及她那些中短篇过瘾之感。

本人的确是抱着上述“成见”进入了对《神圣婚姻》的阅读。节奏快、动感强、余味足……掩卷之时脑子里蹦出的这些个词儿，使得我个人以为这堪称徐坤目前最好的长篇，也是在目前“长”者如林中的一朵奇葩。

篇幅不长，新时代种种鲜活炙热的人物与场景却扑面而来：海归、平民众生、帝都“外乡人”、城市高知、挂职干部……神圣爱情、商业婚姻、院所改制、文人迷惘、脱贫攻坚、青春美丽……妥妥的正能量，又不乏直面徬徨、鞭笞丑陋。

生活很丰满，信息很茂盛，就是不展开，点到即止，如同“蒙太奇”。貌似当年女“大‘砍’”风范全失，细看则“风韵”犹存，可见应属刻意为之。然究竟何以如此，恐怕也只有她自己才讲得清楚。在下私自揣测，或许徐坤正是刻意在探索5G信息迅猛膨胀高速传递时代，长篇小说叙事的丰信息与快节奏吧。其实就长篇小说叙事而言，无论是前述王跃文《家山》那般老爷车式的精雕细琢，还是徐坤的这种“快闪”速进，莫不各美其美，共同

构成美美与共之景观。

五

邵丽这部33万字的《金枝》(全本)虽是在2022年岁末款款而至，但于近两年前的2021年元月，她就出版过一个15万字的《金枝》。现在对比起来看，这个《金枝》(全本)应该是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邵丽在对原《金枝》进行了修订后将其作为全本的上部并新创作了一个下部合并而成。

尽管《金枝》(全本)较原《金枝》新增了近18万字，但整个故事的基本框架在原《金枝》那就已见其雏形。作品叙述了在中原故土颍河岸边，发生在一个周氏家族五代人之缘起与当下、血缘与隔膜、梦想与现实，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开阔相交织，血缘的钩联与城乡的差异成碰撞，传递出悠悠岁月与现实世界的承接与撕裂。内容饱满、内涵丰厚。但原《金枝》终究只有15万字，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主要叙事者又只是限于周氏家族二代的“长女”周语同这一视角，因而难免偶有单一之憾。

新增补的《金枝》下部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将主要叙事者换成了同为周氏家族二代中名副其实的长女桢妮子(周语同同父异母之姐)。说的还是老周家的那段历史那些事儿那些人，但由于桢妮子与周语同这双同父异母姐妹出生地不同、生活环境有别、受教育程度有异，因此，两姐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判或小有差异或迥然不同。于是，整个《金枝》(全本)立马变得丰满立体起来。作品由单一视角变复调后之成效立竿见影。

从《金枝》到《金枝》(全本)的过程，邵丽给读者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通过文本的变化告诉人们：什么是有趣味的形式？至于这部新作的整体性评说就不是这则小札所能承担的了。

这则“长篇小说新作阅读小札”可以涉及的作品本还有乔叶的《宝水》，将新农村建设这样的主题性作品给表现得日常烟火气十足，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种活色生香的日子里过出来的。阿乙的《未婚妻》以“未婚”这“了认了”的中间状态作品获得了充分的阐释空间。残雪的《激情世界》继续以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在文学与现实世界中自由切换，不断地拓宽着人们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只是这则“小札”已然不小，只好点到即止了。

当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生活

电子榨菜：不止是场景消费下的娱乐需求

赵丽瑾



被网友评价为2022年度最“下饭”的网剧《卿卿日常》

支起手机、解锁屏幕，追剧集综艺纪录片，刷各类短视频，正在成为很多人用餐时的新姿势。这类在吃饭时观看的视频节目、收听的有声书等，因为像榨菜一样被赋予“下饭”的功能，被称为“电子榨菜”。

虽然命名已经明确站在批评的立场，释放出多“食”无益的信号，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习惯了“电子榨菜”带来的快乐，甚至成了一种吃饭仪式，“挑选电子榨菜1小时，把饭吃完5分钟”。“电子榨菜”除指向一种用餐场景下的娱乐需求，还代表了网络时代文艺作品和娱乐产品的特征，更是用户文化和社会心理变化的结果。

“电子榨菜”是网络文艺作品与用餐娱乐诉求高度适配的结果

“电子榨菜”没有统一标准，主要看用户需求，而轻松治愈的内容，尤其易于被用户选作“电子榨菜”。

被网友评价为2022年度最“下饭”的网剧《卿卿日常》，可以算是“鲜香脆爽”的大众口味，故事没有再现清宫戏、古装官斗、夺嫡的“名场面”，而是跳脱“雌竞”主题，围绕女性互助建构故事，加上甜宠情节，以三句一个包袱五句一个梗的密集笑点，营造了剧集内的恬淡生活，也让观看者体会到松弛快乐和闲适感。

有很多“电子榨菜”都是老作品。根据网友分享的清单来看，《武林外传》《蜡笔小新》《后宫·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老友记》《请回答1988》《琅琊榜》等剧类电视剧、情景喜剧、动画短剧和美食类纪录片等颇受欢迎。《甄嬛传》开播11年间，观众已经从初级的看剧情、找穿帮镜头，到解读后宫娘娘们的话外之音，再到分析剧情以外的人

物和情节，如今还出现了一批听到一句台词立刻能接下一句的“甄嬛传十级学者”“甄学家”。反复观看的用户不再停留于官斗，对剧集烂熟于心，可以做到随时轻松接入的观看状态。

广义的“电子榨菜”，曾包括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的短视频、微短剧，研究者批评其叙事手法碎片化、主题表达简单化、内容质量肤浅化等问题。确实，短视频、微短剧在故事叙事、人物塑造、时空容量等方面的连贯性、复杂性，与剧集、综艺、纪录片有一定差距，观看的体验也有差别。同时，吃饭时刷短视频、微短剧需要频繁选择和切换，或者被动接受算法推荐，也会影响观看沉浸，降低娱乐快感。因此，“电子榨菜”不仅要具备轻松治愈的内容，匹配简单易得的操作，

才能满足用户的娱乐体验需求。与剧集不同，美食纪录片直接把美味诱惑的氛围拉满。《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画面极致精美，观看中很容易被背景音乐带入吃饭场景。《人生一串》中烧烤的烟火味，《小海鲜》中海鲜的鲜味，《寻味顺德》《新雅味道》《老广的味道》各地的韵味是真“下饭”。《早餐中国》索性带出店名，让观众与品尝只差一个“打卡”的距离。即使寡淡的生活和食物，在各种美食纪录片的视听感染中，总会触发舌尖的兴奋和肠胃渴望。

“电子榨菜”代表了新场景下，用户对文艺作品娱乐功能和消费形式的创造和延伸。《卿卿日常》等作品的创作者并不拒绝“电子榨菜”的定位，在一个用户需求主导和影响文艺作品、娱乐产品内容生产的

语境下，作品与用户是互为成就、深刻影响的。未来多场景下媒介发展的新需求，可能激发网络文艺发展更多契机。

“电子榨菜”是人们在虚拟空间寻求“精神按摩”的尝试

与人们日常随时随地刷手机不同，用餐时间和地点相对稳定，“电子榨菜”比其他碎片化观看更容易专注沉浸，同时获取成本低，从内容到时间都无需额外支付，就能在日常工作生活的夹缝中加速获得快乐。有人用“电子榨菜”消磨独自用餐的“孤独”，也有人架起屏幕

昭告天下“请勿打扰”，保护一人份的自在；无论看什么、听什么下饭，人们都愿意在虚拟的屏幕中暂时寻找一块舒适的情绪环境，或者自由地掌控一小段时间，将现实固定拥挤的时空，在心理层面上想象性地拓展。

闲暇时光的娱乐无可厚非。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并把休闲看成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文字“休”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美善、福祿，“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对自然的敬畏。“闲”常被引申为道德、法度，通“烟”，有思想纯洁与安守的意思。只是在当代竞争社会，追求绩效让人们深感时间紧迫。因此，很多人无法在几十分钟的用餐时间“无所事事”，加速娱乐或获取信息，成了某种兼顾和平衡的选择。

不过，屏幕把“电子榨菜”与先贤哲人所思考的闲暇、休闲区分开来。触屏观看可以自由选择内容，并可以使用智能按键解决观看过程中的个性化诉求，大多数功能体现出高效性、便捷性，例如倍速、跳过片头广告等选项，大大简化了“电子榨菜”的播放和观看过程。这般操作下来，一顿饭的功夫，即便较长的剧集、综艺、纪录片，刷完也不是问题，吃饭娱乐两不误。只不过长此以往，人们可能逐渐失去了对完整文艺作品的耐心，以“小帅和小美”为代表的“三分钟看电影”“五分钟追剧”泛滥全网，不仅压缩了影视作品时长，同时暴力拆解情节人物，通过降低理解难度的趋势，迎合用户高效休闲、加速娱乐的方式。可见，人们在用“电子榨菜”调味加料调节食欲的时候，要提防别被“电子榨菜”彻底更改了口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依赖技术体验感知世界，已然成为一种媒介未来发展。作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的成长伴随互联网媒介的迅速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是生活标配。近

年频繁的线上社交、学习和工作，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虚拟世界中体验情绪、补偿心理。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几乎成为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被看作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第六种感觉器官。人们愿意并能够将情感体验、情绪价值等需求转向虚拟世界，随时筑起个体精神世界的虚拟空间，以此抵消物理空间对人精神的强占关系。当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生活，加之新冠疫情等因素，加快了人类身体演化成为“自然内科技赋能”的新形态，有研究者提出人类已经是一种初级“赛博格”。人类原本依赖身体感官体验世界、认知世界，未来感知外部世界的渠道将逐渐深度依赖技术手段，同时人们也开始习惯技术赋能所带来的存在体验。

在“元宇宙”概念对于未来媒介的构想中，提出以虚拟空间的建构和技术身体的发展，拓展有限的现实空间，增强人类的生命体验，补偿现实的有限性和匮乏。“电子榨菜”虽是小菜一碟，远非科技的饕餮盛宴，但是戴上耳机，点击播放键，人们在视觉和听觉带动下进入故事虚构世界和技术虚拟空间，躲避复杂的现实人际关系，遗忘繁重的工作和压力，让自己沉浸于心理解压团，通过“精神按摩”寻找心理舒适空间。

但不得不承认，“电子榨菜”也是人类高度依赖网络媒介，并在各种场景深陷其中的结果。当越来越多的人即使面对进餐，也各执一部手机逃离现实，并导致吃饭时间延长，工作思维和注意力难以集中，则意味着新的对人精神的强占关系正在形成，需引起足够的警惕和反思。毕竟，真正的文艺作品，应该有有助于人们精神境界的阔达和情感的自由。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